

都市生活

他们年龄在22-32岁,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拿着不一样的薪水,拥有不同的出身,却同样开始为房而愁。随着谈婚论嫁年龄的到来,在“先买房,还是先结婚”,在“嫁给房子,还是嫁给爱情”的纠缠之中,最终为“无房不嫁”的观念所屈服,沦为房奴。

两个治安员来查暂住证

昏黄灯光笼罩下的厨房被葱油香味弥漫得无处可逃。隔着厨房门传过来的半天一下的敲门声,费溪还没说“你去看看”,易萧萧已贴近猫眼看清了敲门的人。

待这两个自称是治安员的不速之客进门后,他们一前一后地拉起了家常,根本没把费溪等人放在眼睛里。这样的情景,让费溪和易萧萧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不言不语地等待着他们接下来的表演。

“今天我俩过来,没别的事。最近小区里盗窃案发生得比较多,上边安排下来要登记一下外来人口。你们有暂住证吗?”

“我们没有办理暂住证,只有身份证,我们都是今年刚毕业的学生,还没来得及去办理。”费溪说着这些话,快步走向易萧萧和她并肩站在一起。磨蹭了一会,易萧萧把她和费溪的身份证和未交回学校的学生证递到了他们手里。“呦,还真是大学生,麦城大学的。”“靠,不是真的还是假的,要查就快点,我们还要吃饭呢。”费溪不等易萧萧扯住他就大声吼了这么一句。

“你们什么态度啊?我们来查暂住证是上边安排的,你们几个外来户要什么威风啊……”

当费溪准备接话骂骂时,瘦高个治安员快速打断了这个敦实的治安员的话:“老王,你吵吵啥,大晚上的。”给敦实的治安员递完眼色,这个瘦高个治安员转头对费溪他们说:“你们有身份证和学生证,没有暂住证,需要近期办理一下。另外,由于你们这次没有办理,每人罚30元钱。”

他的话还没讲完,费溪就抢前了一步,“什么,30,谁规定的?”蒙晓瑞感觉事态有些不妙地向客厅拐角挪了几下,在那个地方



截靠着两根一米多长的木棍。

“没有谁规定,不是你也不是我。是上边规定的,怎么着?上面都有文件……”看到蒙晓瑞和费溪着急起来的样子,那个敦实的治安员大声嚷嚷起来。

没有说话,看见蒙晓瑞站在木棍旁边,触手可及,胆硬起来的费溪把自己的手指握得嘎巴嘎巴的脆响,一场与治安员之间的械斗一触即发。片刻的僵持后,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陈琳娜和易萧萧动了,她们拉回了彼此的老公,到了各自的身边。

拗不过这些貌似公正的治安员的秉公处理,易萧萧他们最终还是抱着息事宁人的心态交上了罚款,答应明天去补办暂住证。

“好了,好了,大家都别生气了,让他们拿着那些钱买药吃去吧,权当咱们赞助了俩残废。”蒙晓瑞打断众人各执一词的讨论声抛出的这一语让费溪他们感觉有些大跌眼镜。

回到房间里,易萧萧独自生着闷气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没说任何废话,费溪屁颠屁颠地走近易萧萧,试图让她

开心起来。

“好了,好了,不就几十块钱吗,可别把咱易萧萧‘水晶凉皮’给挤兑坏了。今晚忘买馒头了,要不吃你的吧,嘿嘿。”

这一逗不要紧,费溪有些傻眼得定在了当场,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子。这种时候还不分轻重地开这类犯忌讳的荤玩笑,不是找死是找什么?

“笑,你笑个屁啊。你个窝囊废,你说我跟着你有什么好?有本事买个房子我们住啊。整天住在这巴掌大的破地方,看把你给美的。姓费的,我可告诉你,没房子别想我和你结婚。”

白领婚姻

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丈夫不抵家外诱惑,十年婚姻几近崩盘;生母非但不调解,还撺掇女儿离婚,过“独立自主”的生活;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一再选择沉默……三代女人,心事万千。

蔡小欣忽然不想和马国庆结婚了

突然有人敲门。罗想的心一哆嗦。

“罗想,开门,我看见亮着灯,快开门!”是蔡小欣的声音。罗想把门打开,蔡小欣站在门口,目光烁烁发亮:“罗想姐……”她要进来,被罗想拦住:“你有什么事?”

蔡小欣怔了一下:“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对不起,我帮不了。”“你帮得了,只有你能帮我,你一定得帮我。”蔡小欣胸中的感情汹涌澎湃,“我爱上了一个人,我不能和马国庆结婚了。”

罗想呆呆地看着她,终于退后两步,让她进屋。蔡小欣的情绪是那么激动:“你不知道,你想象不出,他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男人,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傻了,我知道我完蛋了,死定了!他是个男子汉,那么英俊,像岩石一样坚硬,像大海一样广阔,像风一样自由,我爱他!我爱死他了!”

“别说了。”罗想不愿再听下去。“不,罗想,下次你可以和我们一块儿去,我向你保证,在大自然里你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你会把那些不痛快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什么严立达、林青青,去他们的,真的,你信不信!你愿意去吗?”

“你到底来干什么?”蔡小欣忽然想起来了:“噢,对对,我差点儿忘了。我想让你告诉我妈,我不和马国庆结婚了。”

“你干吗不自己说?”“我,我不忍心,我怕看她难过失望的样子……”“对不起,我帮不了。”“为什么?”“因为……我没时间。”“你……我什么都告诉你了,一点儿也不隐瞒,你难道不理解我吗?”罗想突然大喊一声:“谁理解我啊!”



蔡小欣疑惑地看着她:“你怎么了?”罗想不吭声。

“说啊,你不说我怎么帮你?”罗想哽咽道:“你帮不了,谁也帮不了。”这时蔡小欣才感觉到不对头,她一眼看到桌上有张纸,走过去拿起来。

“我走了,我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她抬眼看罗想,罗想在抽泣,天哪,不会吧?“你要干什么!就为了严立达和林青青,你要自杀?”

罗想抬起头,泪流满面:“我得癌症了。”蔡小欣呆住:“你骗我!”“我多么希望我是骗你……”罗想失声啜泣。蔡小欣伸出手臂抱住她。

罗想躺在病房里睡着了。蔡小欣默默坐在床边。病房门忽然被推开,罗湛、朱西子和桂雅丽冲进来。蔡小欣连忙起身,叫了一声:“妈……”桂雅丽看不见别的,一把搂住女儿,眼泪涌流而出。

罗想被吵醒,一睁眼看到爸爸妈妈站在床前,喃喃叫道:“妈,爸爸……”

罗湛和朱西子的眼圈都红了。蔡小欣在妈妈耳边提醒:“妈,你去看罗想。”桂雅丽这才松开女儿,泪眼矍矍地望着罗想:“小想……”她走到病床前,百感交集,抱住罗想哭出声来。

“罗湛,让她别哭了,你劝劝她。”朱西子说。可桂雅丽止不住哭泣。蔡小欣慢慢向后倒退,退到病房门口,偷偷向罗想招了招手,以示告别,悄悄溜出病房。罗湛一扭头发现蔡小欣不见了:“雅丽,小欣走了……”

桂雅丽满面泪痕,回过头,一看女儿不见了,什么也不顾了,拔腿追了出去。

悬疑推理

一名醉酒司机开夜车造成一场车祸,死者恰好在死前刚刚买过巨额保险,是骗保?是凶杀?一名普通儿童,一夜之间坐拥价值数十亿的巨额股份,但本人却神秘失踪,是遭绑架?是被拐卖?看似毫无关联的一连串案件,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最后引发一场总金额高达2700亿的惊天巨案……

冷镜寒将韩峰引见给潘可欣

冷镜寒打了招呼,带着韩峰进去了。韩峰把笔录粗粗一看,扔在一旁,说:“我要重新问。”记录员陈思只好去安排。

韩峰问:“你说昨晚事故发生在凌晨1点至2点,到底是1点还是2点呢?”吴志光颓然:“我怎么知道?我离开酒店是11点,出事时已开了很长时间的车的。”陈思补充说:“120是1点49分到车祸现场的。”

韩峰眼一横:“我又没问你!”陈思脸色一青。吴志光倒是韩峰有了好感,昨天晚上到现在,自己都被这个记录员折磨着,早就想找个机会骂骂这小子了。

韩峰又问:“你说看到一个人突然跳出来,你来不及刹车,才拐弯进小巷的?”吴志光点头。韩峰接着问:“那么你拐进小巷撞了人之后,那个突然跳出来的人肯定是第一目击证人,他到哪里去了呢?”“对啊,当时我没注意,现在想想,那人突然出现,后来就不见了。”吴志光好不疑惑。

韩峰拿起笔录报告,看了看,问:“你车上的钢材,是从哪里运来的?”“从T市成安钢厂运来的。我赶着送到恒安矿业公司去呢。”

韩峰掐指算道:“T市过来的?那你不是已经开了近10个小时的车了?就你一个人?”

吴志光道:“就我一个人,因为赶得快,所以在天黑前碰到我那朋友,才有时间去喝一杯嘛。”

韩峰转动眼珠:“陪你喝酒的那个朋友,你们有多久没见面了?”“很久了,我都没想到,居然会突然遇到他。”“他也是开车的?”“是啊,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你们喝了多少酒?”“不知道,少说也有一打啤酒,而且每人还喝了半斤二锅头。”



韩峰“哦”了一声,听他接着往下说。谈了足足一小时,冷、韩二人动身去找潘小姐。

三人在咖啡厅见了面,冷镜寒介绍说:“潘可欣,潘小姐。这位是名侦探韩峰。”

潘小姐双眉如柳,一双大眼睛,那张脸只能用“天使”来形容,这样纯洁的脸,简直就是上帝完美的杰作。潘小姐身材也很不错,就是稍微矮了点,估计不到一米六。

冷镜寒寒暄了几句,就准备撤退。“嗯,你们都认识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可欣啊,你放心,如果是梁兴盛骗保,这位韩大侦探一定会发现他的花招。伯父就先走一步了。你们慢慢聊。”他大步离开咖啡厅,感觉是把潘可欣交到了狼嘴里,略微有些歉意。

潘可欣问道:“不知道韩大侦探发现了什么破绽没有?”

“你可以叫我韩峰,或者叫我阿峰,我也可以叫你欣儿。大家谈话不用那么拘束。说实话,我对这起事故的了解还不是很多,我需要更多更详细的信息。或许你能帮我。”“哦,那你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我想去看看受害者家属!”

潘可欣霍然起立,声色一变:“难道现场没有什么破绽吗?难道那司机说得不够详细吗?其实,我们自己的调查员也能查到线索,只是考虑到你们获取资料方便些。若梁兴盛要骗保,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事,与他的家属有什么关系?”

韩峰看着潘可欣的身体曲线,却想别的事,他心中疑惑:“奇怪,为什么一提受害者家属她就如如此激动?好像我一看见受害者家属就一定不会帮她了一样。”

人物传记

郎朗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青年钢琴家,郎朗对于“竞争”、“赢”、“第一”、“梦想”、“牺牲”、“坚持”等理念在他成功路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了坦率的陈述,这种对于成功的狂热渴望与破釜沉舟的追求,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极具启示性和参照性。

我的父亲很认同莫扎特的父亲

母亲的工作以及上班的时间比较容易灵活控制,她就时不时地回家来看看我。每次她回来的时候,我总是坐在钢琴前,就好像是拴在那儿一样。尽管白天一人在家,我一点也不害怕。坐在琴凳上,征服困难的曲目,让我觉得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让我觉得彻底的安全。

但是因为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我天生的害羞变得厉害了。到该上小学的时候,我没办法再留在家里了,一想到要回到教室上课,我就紧张极了。我非常不善于和其他孩子相处,绝大多数时间是独来独往。这也是为什么每天午饭期间我一路跑回家练琴时总是很开心。

只要是有关我和钢琴的事情,父亲总是异常严肃。只有在拉他的二胡的时候,才能放松下来,他完全沉浸在萦绕人心的哀伤的音乐中。他好像是在寻找某种永远也无法找到的东西。父亲拉的二胡如泣如诉。当我弹琴时,我描绘的都是欢乐的故事,但父亲的故事是哀伤的。我想要多知道一些他的故事,但那充满神秘感的哀伤埋藏在音符里。父亲和母亲不同,他很少谈他自己。

在我自己练琴时,或是在父亲或老师跟前弹的时候,我边弹边在脑袋里编故事。起先我对作曲家们一点概念都没有,并不知道他们生活在遥远的过去。当父亲和老师开始向我解释,说这些作曲家都早已不在人世时,我完全给弄糊涂了。

我问父亲的第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作曲家中,谁是第一名?”父亲不假思索地说:“莫扎特。莫扎特数第一,因为他写得多又写得好。他三岁时就能作曲。他是一个超级



天才,每一种音乐形式他都留下了杰作。他写协奏曲、交响乐,还有歌剧。他创造出最美丽的旋律,最感人的节奏。他的想象力最伟大,他的和声最动听。他为王子和国王们写过音乐。他开始演奏时还不过是个小小孩。他的父亲照顾他,帮他音乐带给世界。他的父亲几乎和莫扎特一样出名。如果没有他的父亲,莫扎特也成不了名。他们在一起,两人才共同获得了不朽。”很显然,我的父亲很认同莫扎特的父亲。

父亲向我解释了莫扎特时代奥地利皇室的一些背景。我不太清楚自己究竟听懂了多少,但当我弹莫扎特时,我脑海中有了他的形象,知道他是谁,又是如何行事的。我想象他是一个动画片里的人物,喜欢蹦蹦跳跳、东奔西跑。他在游乐场上追逐他的朋友,他们也来追他。我脑海中的维也纳是金色的,和寒冷的沈阳不一样,而莫扎特是一个小金童,从一个生日聚会轻歌曼舞到另一个生日聚会。

巴赫就不一样。朱教授最热爱巴赫,她的巴赫弹得棒极了。我在她那儿学琴一开始她就教过我好些巴赫的曲子。巴赫音乐的力量强烈地震撼了我。我感到很幸运,接触巴赫接触得早,因为巴赫是音乐的基石,学好了巴赫,你就打好了音乐基础。他的音乐有很多复杂的旋律线和声部,它们能帮助你理解音乐的结构。在我想象中,巴赫总是在和天堂里的上帝对话,虽然他显得很严肃,他们之间的对话带给这世界人们能够想见的更美好、最睿智的音乐。

我想象肖邦是个英俊潇洒的男生,像一名电影明星,永远在追求一种他找不到的爱。我看到他坐在钢琴前一边哭泣,一边写下让人心碎的旋律。